



真希望他下輩子能討到老婆

2012年7月，轄區內一家自助成人用品店被盜，嫌疑人用鐵錘砸碎了自助售賣機玻璃，偷走了價值幾千元的成人用品。

同事一邊調監控一邊說，“八成是色魔鄭勇幹的。”

不一會兒，監控被調出，果不其然，其中一名嫌疑人正是鄭勇，這位鼎鼎有名的“色魔”隨即被緝拿歸案。

我們之所以都認識鄭勇，一是他的體型特徵十分明顯，身高1米6，很瘦，頭上有一塊頭皮沒長頭髮，走路時右腿還有些癢；二是他早就是派出所的常客了，全所90%的民警或多或少跟他打過交道。

鄭勇時年42歲，無業，以開麻木（電動三輪車）為生，在警綜平臺上的“涉警記錄”長達三頁半，且絕大多數事由都令人難以啟齒。

那天，鄭勇坐在我面前的訊問椅上，我問他為什麼盜竊成人用品店，他抬頭看看我，說是同夥帶他去的，想搞點錢。那天晚上，還有一名吸毒人員和他同去，沒多久就在銷贖時被抓獲了。

我問他贓物怎麼分的，他說自己分得了兩個充氣娃娃，其餘都被同夥拿去賣了。我又問他，為什麼選擇成人用品店實施盜竊？鄭勇說，一是那家店是“自助”的，夜裡無人看管，他並不知道店裡有監控，以為不會被人看到；二是他對裡面賣的東西“很感興趣”，用他的話說，“反正偷來的東西換成錢也要去找小姐的，店裡有現成的小姐”。

因為行動及時，這起盜竊案的贓物被全部追回，店主很感激，說絕大多數追回的贓物都可以繼續售賣，唯有鄭勇分得的那兩個充氣娃娃被他用過了，希望警方能夠幫忙找鄭勇索賠。

很快，鄭勇及同夥因涉嫌盜竊被判有期徒刑6個月，刑事案件附帶民事賠償，充氣娃娃也給賠了。

鄭勇的刑期在看守所就執行完了，等出獄後，我開玩笑對同事說，鄭勇看起來也是個實誠人，怎麼看那次都像“慫壞了”，才打起成人用品店的主意。同事想了想，說這像夥應該是有些心理疾病，該帶去醫院查查的，或許能治。

當然，警察不可能帶他去“治病”，我決定去跟鄭勇的老母親聊聊。

往後幾個月裡，我前後去過他家多次。40多平米的小住宅，沒有任何裝修，一個黃色的、蒙著一半污垢的白熾燈吊在天花板上，牆上貼滿了舊報紙。收拾的還算整齊，但幾乎沒有一件像樣的家電。前些年，母子二人原本住在鄭勇父親生前留下的一間十幾平米的小房子裡，但因房間面積太小又臨街，鄭勇母親就將其租了出去，在不遠處租了這間房，兩邊租金差不多相抵，居住條件才算是稍微改善了一些。

鄭勇的老母親70多歲了，患有嚴

重的哮喘，一口方言本就難懂，加上拉風箱一樣的喘息聲，基本無法交流。我和她說了幾次，老人家一直沒聽懂是什麼意思。我實在忍不住，試著婉轉地勸鄭勇，要不要去醫院看看，他卻怒氣衝衝地說：“男人都想女人，怎麼到我這兒就成了病？！”此後我也只好作罷。

當時，那起盜竊案中的兩個充氣娃娃是被作為贓物沒收的，幾個月後，又重新發還給了成人用品店的店主。店主嫌它們被用過，“看著噁心”，從派出所領出後就當垃圾扔了。之後不久，我卻在鄭勇家見到了兩個充氣娃娃，問鄭勇哪兒來的，他就說是撿的。

打從第一次和鄭勇打交道，我就記憶深刻。

那時我上班不久，接到舉報稱一小區居民樓裡有人賣淫嫖娼，等我們趕到現場，將還沒來得及穿上褲子的鄭勇拎起來時，他竟然抱怨道：“你們怎麼來的這麼快！”同事訓了鄭勇幾句，把他塞進警車裡，臨走前他的眼睛還一直盯著那名和他一同被抓的失足婦女。

在派出所敘述違法經過時，鄭勇非常配合，講得十分詳細，實在讓我們怎麼聽都不太對勁。越到後來，他竟在描述自己和對方發生關係的過程中，帶著些許“回味”的神情。經驗豐富的同事不得不幾次厲聲打斷他，他卻仍然無動於衷。

我實在沒想到，世上還會有這樣的人。但同事卻“安慰”我說，習慣就好，他就是這副德行，“以後你會經常和他打交道的”。果不其然，之後我參與的每次掃黃行動，幾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——無論是街頭隱蔽處的“爹爹樂”，還是深夜洗腳房的“大保健”，轄區裡還有些失足婦女甚至記得鄭勇，“那個癩子啊，前天才來過……”開始我還教訓他幾句，後來次數多了，我也懶得說他了，抓住了就直接拖回來做材料。

與其他在色情場所被抓的人不同，鄭勇總是強烈要求“拘留”，開始我還有些納悶，後來才明白，被抓的次數多了，他也知道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裡對於嫖娼的處置可以在拘留和罰款中二選一。不管怎樣，他都是堅決不交罰款的，“我可沒有錢”。

我斥責鄭勇，問他既然“沒有錢”，為什麼還要頻繁出入色情場所，鄭勇就回答說，別人都有老婆，他沒有，不去這些場所還能去哪兒？

我說你娶個老婆不就行了？鄭勇沒好氣地回我，“你說得簡單，派出所發我一個？”

我氣得不知說啥好，同事在一旁勸，讓他別說了。鄭勇不服氣，還繼續小聲絮叨：“警察都還有警嫂……”結果同事也氣得拍了桌子。

鄭勇早年的經歷的確頗為坎坷。

1996年，鄭勇在下班路上被一輛皮卡車撞倒，當場昏迷。後來雖經醫院搶救保住了性命，但一大塊顱骨被置換為鈦合金材料，往後的精神狀態也出現了異常，腿腳也不利索了。

鄭勇是家中獨子，父親早逝，母親是市郊農民，年輕時在市里擺攤，後來上了年紀身體不好，只能在家靠糊紙盒賺錢。鄭勇出事前是家裡的頂樑柱，事後雖拿到了30多萬的賠償，但身體無法從事重體力勞動，工廠也和他解除了勞動合同，沒有其他謀生手段，只能靠開麻木為生。

鄭勇平時看上去和正常人沒有區別，但只要交流幾句便會發現異常。大多數時候，他都十分易怒，說不上兩句就會跟人呲牙瞪眼，知道他情況的人從不敢坐他的麻木，不知情的乘客上了車，也常常因他無緣由的口出惡言而發生衝突。

警綜平臺上有關鄭勇的警情，有相當一部分是他與人發生衝突導致的。鄭勇本身很矮，又瘦，主動挑起衝突後卻又基本沾不到光，幾乎白開水硬啃，久而久之，他的電麻木生意也不好，經常站一整天都攪不到一個活。

攪不到活就沒錢吃飯，早先有一次，我們巡邏時看到鄭勇在街上的饅頭鋪裡買了3個饅頭，就著白開水硬啃，同事就順手買了一袋榨菜遞給鄭勇，沒想到鄭勇卻無端發了脾氣，當街吵鬧起來，怪同事看不起他，我們趕忙驅車離開，此後也不再主動招惹他。

我問過鄭勇，之前為何不趁年輕用那筆車禍賠償款治病或者娶個媳婦？鄭勇說能去的醫院以前都去過了，醫生說他這已經算是最好的狀況了，再想恢復，那個花銷恐怕不是這點錢能搞定的。至於娶媳婦，“做夢都在想啊”，鄭勇義正辭嚴地說，有了老婆自己絕對不會再去嫖娼，但找不到又能怎麼辦呢？

我說你手裡也不是沒錢，怎麼會找不到？別把眼光放得太高嘛，找個能跟你過日子的就行。

鄭勇就又不搭話了。

2013年初，全局掃黃打非專項行動不斷深入，上級要求將街面上所有提供色情服務乃至“打擦邊球”的場所全部關停，並追究相關負責人的法律責任，徹底消滅提供色情服務的土壤。所領導直接告訴我，盯住鄭勇，他出沒的地方必然存在這類非法交易。

按照以往經驗，“爹爹樂”是鄭勇的最愛，因為價格便宜，一次色情交易只需30至50塊。

那段時間，鄭勇被我抓了6次，全是30元最低標準的“爹爹樂”。交易場所所有時是在居民小區陰暗處，有時是在公共廁所隔間裡，還有一次竟然是在停車場的一輛五菱麵包車的後座裡。鄭勇被抓後也不狡辯，一五一十陳述自己

的違法過程，然後老老實實跟我去拘留所。

我確實拿他沒了辦法，有次同事和我開玩笑，說鄭勇這才是真正的“無欲則剛”，大多數嫖客，有正式工作的怕丟工作，有家有業的怕老婆離婚，有頭有臉的怕丟人現眼，鄭勇這像啥也沒有，也就啥都不怕，“讓他改邪歸正，且難著呢……”

我說鄭勇也快“玩”到頭了，這次專項行動是全省範圍內的，隔壁縣市也在搞，過不了多久，那個“行當”就消失了，我看到時候鄭勇怎麼辦。

同事卻意味深長的苦笑一聲，說留個心眼吧，真到了那時候，弄不好鄭勇還會搞出什麼別的麼蛾子。

2013年5月，市里掃黃打非專項行動成果顯著，一大批色情場所紛紛關停。也就在那個月，鄭勇突然“消失”了——他的電麻木一直停在出租房樓下，人卻不見蹤影，我找鄭勇母親詢問他的去向，老人含含糊糊地跟我說，鄭勇找他“女朋友”去了。

鄭勇有女朋友了，我把這事講給同事，同事們都說這太好了，他終於該“改邪歸正”了。但也有同事笑笑說，他八成是去找哪個相熟的失足女了，“憑這傢伙的名聲，能找到女朋友就開鬼了”。

同事雖言語戲謔，但也不無道理。鄭勇在本地有個響噹噹的綽號，“色魔”，全是因為他頻繁出入色情場所所得來的。本來城市就小，街面上的流言傳得很快，這些年鄭勇電麻木生意差，多少也與他的綽號有關，極少有女乘客敢坐他的車。甚至平時走在街上，認識他的女性都會刻意避開。

很快，2013年8月，轄區技校保衛處來派出所報警，稱學校女生多次舉報，晾曬在陽臺的內衣被盜，我們調看了視頻監控，發現又是鄭勇所為。

被盜女生內衣雖然價值不高，但鄭勇的行為已涉嫌入室盜竊。他很快就又被抓了回來，我問鄭勇內衣做什麼，鄭勇說沒做什麼，就在家裡放著。同事去了他家，搜出的衣物上全是斑斑點點，回來就罵鄭勇是“變態”。

鄭勇交代完案情，同事去法制科報案，等待期間，我問鄭勇這幾個月跑哪兒去了？他說自己去找“對象”了。我問他“對象”姓甚名誰，哪人，兩人“處”到什麼地步了？鄭勇卻神情沮喪，“女人沒一個好東西……”原來，真像之前同事說的那樣，他跟一個曾經有過幾次交易的30多歲失足女去了外地，兩人共同生活了3個月，到最後都沒搞清楚失足女的真名叫什麼。

走之前，鄭勇隨身帶了2萬塊錢，失足女便對他很好，平日裡張口閉口喊他“老公”，還給他做飯吃。鄭勇滿足極了，給她買各種東西討她開心。後來錢花光了，鄭勇便被趕了出來，“我以

為她能給我當媳婦呢，我真蠻喜歡她的，沒想到還是個勢利眼，臭婊子……”

那次鄭勇又因入室盜竊被法院判了半年，出獄已是2014年春節過後了。

來派出所重建《重點人口檔案》時，我問鄭勇今後有何打算。鄭勇面無表情，“還能咋辦，以前咋辦現在就咋辦唄”。我問他那筆賠償金還剩下多少，他面色有些凝重，說去掉那2萬之後，現在不到20萬了。

我勸他還是安安穩穩過日子，再搞些有的沒的，錢花光了以後生計都成問題。鄭勇卻說他不信這個邪，自己想整個人人就那麼難。

“那你就正兒八經娶個媳婦！再跟我這兒胡鬧，老子不打死你！”我真被鄭勇激怒了，罵了他一句。鄭勇可能有些害怕，沒敢正眼看我，只是小聲嘀咕了一句，“都被你們掃完了，我還能去哪兒弄……”

其實也不是沒有女人關注鄭勇，畢竟他手裡有一筆錢，轄區的確有幾個女人一直盯著他。但對鄭勇來說，卻不是一件好事。

張曼就是其中一個，1975年出生，當時還不到40歲，長相姣好，同樣無業，但卻是一名吸毒成癮人員。

張曼不知從什麼途徑得知，“色魔”鄭勇手裡有一筆錢，且非常喜歡搞女人，便主動投懷送抱，很快就和鄭勇打得火熱。張曼因吸毒是警方的管控人員，鄭勇剛出獄是警方的重點人口，兩人的交往自然逃不開警方視線，2014年6月份，張曼就在鄭勇家中被我們抓住。

同事把張曼從床下拽出來時，鄭勇竟然上前阻止，我趕忙把他扯到一旁，讓他想清楚自己在幹什麼。

回到派出所，張曼交代自己每次接到鄭勇電話就去他家，兩人發生關係，鄭勇一次給她100元錢報酬；輪到鄭勇時，他則說自己和張曼在“談朋友”，那些錢是給張曼的生活費。

公安局認定兩人是賣淫嫖娼關係後，鄭勇當即提出抗議，說他真的是在跟張曼談戀愛。我說，張曼都承認她來你這兒就是為了拿到100塊錢，“你見過平時不聯繫，只在發生關係時付錢的男女朋友嗎？”

鄭勇依舊不滿，嘖嘖著說他真把張曼當成女朋友，不然平時自己都去30元的“爹爹樂”，怎麼會給張曼那麼多錢。況且張曼每次來都喊自己“老公”，說自己是她的“唯一”。

我說道友的話你也信？別傻了，她靠做這行攬毒資，從你這兒拿錢走了再去別人那兒賺錢，也喊別人“老公”，也說別人是她的“唯一”。

鄭勇還是不信，我就拿來張曼的筆錄給他看，看完之後，又開始叫罵起來。(未完待續)

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

實體共修地點：淨心書坊

- 周日英文禪坐讀書會 每周日 9:30am - 11:30am
- 周六中文讀書會 每月第二、四周星期六 8pm - 9:30pm
- 周六中文禪坐共修 每月第二、四周星期六 7pm - 7:50pm
- 週五英文禪坐&讀書會 每月第一、三周星期五 7:00pm-8:30pm

網路會議共修地點：您的所在處

~聖嚴法師~

法鼓八式動禪心法
身在哪裡、心在哪裡、清楚放鬆、全身放鬆

~歡迎您加入我們的活動。~
詳細課程、報名請至我們的網頁查詢。

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- 淨心書坊
7825 Olive Blvd., 聖路易中國城 (91 公車與 66 公車站前)
網址: www.puremindcenter.org Tel: (314) 277-5640 email: info.puremindcenter@gmail.com

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
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, U.S.A.
Midwest Region, St. Louis Service Center
電話：314-994-1999
8515 Olive Blvd., St. Louis, MO 63132

聯絡處活動：
共修、讀書會、手語、志工訪視、志工培訓、兒童精進班、兒童夏令營等

靜思文化流通處：
圖書、書籍、影音(CD, DVD)、環保用品、禮品、食品等

人間菩薩大招生

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，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美善？
長情大愛中有您，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！
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，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。
慈濟四大志業、八大腳印，推動著淨化人心、祥和社會的巨輪，
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。
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

Website: www.tzuchi.org